

史記書

十一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一

嘉言



儒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德則樂樂則能久○為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善者曰禍而為福○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為
 善最樂○仁勝凶邪德除不祥○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積土
 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聲
 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
 耶安有不聞者乎○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導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體道合德享鬼
 神之福祐○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也
 ○有陰德者其後必大○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積金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

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釋陰施陽報弘廣無量○造善於陰德報於顯○虔心正直積累陰功德
動穹昊○給濟貧病撫恤孤悖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信善作
福積善不厭信知陰德久而必彰○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
生欲境天○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若見一切病人常應供
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為第一○開通道路興置橋梁一念
善因受天人之快樂證佛祖之真源○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民功德日夜
增常生天人中○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
無心相随心滅

道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諸算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
善福及七祖萬善既備白日登宸○天上人間方便第一○皇天不負好
心人○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有德行者必有昭名○在
世積善長行陰騭者鬼神敬之五福隨之○若人積善天神扶衛魂超福
境○陰功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

緣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量而受報如之矣○隨時應物行方
便縱犯凶星亦不虞○以慈悲為本觀一切物常行不忍世人痛苦如在
我身常行慈悲心自成無上道○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善濟物而
不以為德○重積德則無不克○諸勳夙世累行昨生故得玉府登庸瓊
宮簡錄○陰濟良善則有福報○汝欲登科須憑陰德○有陰德者任補
仙官○學道者廣行陰德救人危難○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積道德者
天與之地助之神輔之○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所謂善
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

感應

楚孫叔敖為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叔敖泣而對曰人言見兩
頭蛇者必死見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
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
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以老終
漢王忱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膝下

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驚金一斤營殯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忱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牽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忱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忱曰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道忱怵辭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子孫皆顯于時後漢弘農楊寶名士也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墮地下為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虻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飴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寶數日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未卧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鷓鴣所搏君仁愛拯救數承恩養實感恩惠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今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白環矣於是遂別寶既孝聞天下名位通顯生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為京師盛族果應白環之數天下無比及楊震葬有大鳥隨之時人以為貞孝所招陳留蔡伯喈獨立論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縉紳所神公特造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為郎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褶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其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觀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撫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十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去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相者審度聲色頗異竊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相者曰是已度後果位極人臣

宋成都運使李之純專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歲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并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世間後皆如其言

宋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公曰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有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宋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忽泣然公問其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公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尔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遽吐其情妾借職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于人以活守義見女公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

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曰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辯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吾位宰相豈可妻士人妻向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人咸謂公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公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復贈魏王子五人忠彥繼登相位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拜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其孫在徽宗時亦為顯官隱德之報豈不信哉

宋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妻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妻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舉為解元省試為省元登第為狀元

世號為馮三元

宋鍾離陸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諭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疑其家詎扶詰之曰不然某之父昔嘗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已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與嫗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審之果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服養之如已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已女而拔人之孤女子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今得請於帝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後鍾離氏有仕藉于朝者常十餘皆出君之裔故世為冠族

宋曾魯公公亮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

旁舍生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者戚然動心免若於難旁舍生顧視左右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替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羊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行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後果登相位公未顯時嘗夢人謂公有陰德必獲厚報竟如其言

宋馬洵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恠問之則曰某父本守其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其今猶未絳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為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公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洵洵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洵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衣

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中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
一屈指果中三魁

宋張忠定公詠號乖崖任成都時嘗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吏報請
到西門黃蕪濟承事蕪濟以幅巾道而送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且揖張
坐承事之下顧語詳欵似有欵欵之意公翌旦即遣人詣西門外請黃承
事者戒令以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
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坐耶黃云無他長唯每歲遇米
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米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
增升斗不易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
之上也

宋陳元植者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隲至於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
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
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謂元植曰爾甚有
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然爾將來壽命短促以此之故須延其

壽汝唯勉之覺後飲食加增於常時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然袖中有
一物投地化為着緋衣人長三尺許拱立於元植前謂之曰君壽本不逾
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僅百歲須歸常理辭爾去焉瞥然不見

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今選地樹墓逾月無疾而終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肥間資財數百萬脩德不耀人莫知之家
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
元溥曰噫君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然更三
二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柰我何相者曰夫相
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可以消百
灾猶享爵祿而况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送
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板維揚求女挈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馬
內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風骨姿態殊不類賤元溥詰其情女乃對曰賤
妻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所潛隱某代為名家世本河洛先父
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曰緣姓與國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乃

漫官以此湮沉無所告訴其諸骨肉冠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可復知也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不幸及此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以為婢使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蓀既歸是夜元溥夢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謝公嫁我女我無以報今告天帝為君請壽言訖而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紮衣象笏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許延君壽二十四載富及三代子孫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按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釁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曰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能甚信後二年相者果復至迎而賀元溥曰觀公之面陰德之氣甚盛視公眉目可延二紀之壽公作何陰德元溥曰無他止將婢作親女嫁之相者曰不忍以貴為賤此真陰德也元溥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

宋傅敬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問為誰僧云頃者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曰權厝于此敬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來相告明旦敬復抵僧舍遂傾其貲遷葬於官地上乃備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敬赴轉運司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勿宜泄若泄之彼此當有禍敬寤而精思屬藁泊應敵盡如其言遂薦名高第宋青州益都尉老舉人云初在鄉里累舉不捷乃庵居郊野無復進取之意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乃謂盜曰汝冒雨夜穴壁良苦度汝心必不得已也盜以實告曰我非為盜者某營卒也曰博輸懼軍令不敢歸乃來相擾尔尉曰吾有絹二疋因取贈之盜拜謝而去詰旦又詣其營為請於軍校得不治其罪亦不言其為盜也次舉知友勉令就試猶豫間卒又出燈下尉曰何復來耶盜曰某自前年蒙秀才恩惠自誓死生必立効相報今不幸歿于軍前知秀才欲赴舉故來遂失所在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

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迨陞試卒又見形
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
受有數人員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色到官未幾有告
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忽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
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乃叱令適相反接畢而部眾始至盜驚曰向見馬
後有甲士百餘故不敢動不然寧束手耶

宋剡縣陳婆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先輟祠之
二子患之曰塚何知徒以勞苦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
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公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潛壤朽
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
子慙之從是禱酌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無疾而終

唐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
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
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
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人以為陰德
之報

宋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
四歲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至成都求一妾
歸冀得子為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僧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
不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恠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卒扶襯至
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邦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
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前殯畢方辭歸妻迎問
買妾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孕
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與一金教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
官至吏部尚書

晉李公冰為蜀守行部至渝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患
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上江水作石犀五以厭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
以灌溉於是蜀號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

試題送出果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迨陞試卒又見形
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
受有數人員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色到官未幾有告
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忽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
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乃叱令適相反接畢而部眾始至盜驚曰向見馬
後有甲士百餘故不敢動不然寧束手耶

宋剡縣陳婆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先輟祠之
二子患之曰塚何知徒以勞苦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
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公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潛壤朽
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
子慙之從是禱酌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無疾而終

唐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
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
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
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人以為陰德
之報

宋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
四歲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至成都求一妾
歸美得子為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僧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
不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恠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卒扶櫬至
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邦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
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菴殯畢方辭歸妻迎問
買妾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孕
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與一金菽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
官至吏部尚書

晉李公冰為蜀守行部至前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患
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上江水作石犀五以厭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
以灌溉於是蜀號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

山中遇一羽人謂公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來迎公也遂
白日升仙蜀人世祠之

宋元祐間嚴州清溪王氏女名亞三性柔惠好行陰騭一日見鷺母為猫
所食有未出巢鷺子三枚每日以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
年春三鷺復來飛遶其屋不已母曰尔非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在後園
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鷺飛隨後至園母指墓示之鷺飛鳴於墓以翫鑽
入墓土中皆死

魯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穎曰必嫁是妾病
則曰必以為殉及卒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後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穎見老人結草以充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
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究輕舉之道嘗獨
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日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
聞郡邑乃瘞於土牆下而死骸踣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

酬謝乃詢于緇屬果然劉君即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骼具柩棺改窆於虎
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卵而吞其二馬
後乃精於儒學肄文章因策名科第歷任史館

宋武弁有段邁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髑髏數片中有一片其上
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點蹤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之索
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
瘞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鄉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有大
伏藏聊以為謝如教掘之果獲金千餘兩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以選授江南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壽
祿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
某固知之但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尔及之任買一婢子曰詰其姓氏
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
昔之交因謂其妻曰故人之女豈可使為婢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厚者
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何前相給之甚筭子祿壽俱盡今乃

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偶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果歷官數任而終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服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台詰之嫗曰老婦嘗迨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撫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于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唯勉之泰自是愈脩陰德壽九十而終子展進士及第世為顯官

宋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于南市家貲鉅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之人咸稱其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望日之夜夢有客來訪車騎甚都云是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言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勅我救爾一家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若獲幸免而資蓄蕩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一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至凍餒恍然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陡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及還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念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排列火邊驅家人登轎往昇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輜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掘別埃煤中得銀三十餘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妾悉無恙旋僦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歲荒疫凡傷寒有危證者捐藥救療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子孫三世皆致富

宋吳五承事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男其壻張溥司戶勸其次子庚讀書招邑士張坦于館舍及赴舉坦黜而庚預薦將就類試乃捐錢百千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迨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庚才思短索窘迫無計髣髴見坦在側取其試卷一揮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溥扣其所著略不能言溥曰正使全出勾龍渙手獨不稍記梗槩以答交游間訊者乎庚曰與勾龍渙對廊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坦之德亟往見謝坦駭曰坦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來謝坦恠歎其異曰是亡他乃君家累世陰陽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其後子孫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宋醫者周添佐河北人世以醫藥為業人有所請無貧富用藥無二一日暴卒經宿乃蘇仍跋其足人恠而問之添佐曰始死追詣州北崔府君廟中府君曰今取鏡照之乃言爾無罪平生多陰德周亦不諭此旨府君曰追爾來無他上天遣二童子來知爾善誦顏長官詩爾可誦末篇誦畢童子即飛空而去府君令取祿簿閱之曰爾尚有十五年祿故未可死脚已損不可行府君命木匠取廳前樹枝使禪之遂得歸果十五年卒

宋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嶠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蓋船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顧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三徐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于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妻壽考子孫榮貴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此之故可持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二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側

宋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

掃於庭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歎前望殊不為禮復私訴
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充兩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
宿子充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
妻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
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
捻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王
鬚官首肯鬼起摩子充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寤子充既罷
相私居一相士扶貴人書見子充適避匿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充
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愈
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答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揖
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子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
親亦不以告也

漢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
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今死罪囚有後代德叅古賢天
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宋王丞相曾初任滿入京師一日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哭甚哀若有大
憂者因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通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賣與遠方客
子旦夕分離無復相見之期所以哭之哀切公乃訪其家問之果然曰謂
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客約三
日取至期不來其母遂訪公之所館而公已行矣其後公大貴位至兩府
子孫皆極榮盛陰德之報信有徵也

宋南昌王知縣一日凌晨見一婢于堂中執篲而泣詰其故乃云憶舊事
不覺淚垂因言妾陸知縣之女父受替自此去過番易湖為劫賊所害獨
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
契今此娘子乃前交代之女須與看承擇良配嫁之公有女許鄰邑知縣
之子消日畢禮遞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年
收拾餘俸以辦奩具與女子同時出嫁隣邑知縣報云某有一姪年幾弱
冠請將令女奩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姪庶成一段義事也出嫁之夕公

燭下視事忽見一人朝服拜於庭下公驚問之云前任知縣陸鴻漸頃遭劫賊留一女子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隨逐今蒙矜憐特為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同及第語訖遂不見後果如所言

宋閩之富人苦無子多市婢妾終無妊者有武官自廣東携家至福唐貧甚不能去妻且死失措但號慟有女將笄且有姿色問其父曰人死安得久傳漸致敗壞柰何父曰汝將何如曰以我貨之得錢必多葬母之餘父以為行道費立券期以三年父待闋至我已限滿可回往也父曰我非不知也念平生只汝一女此何忍為亦不忍言也女曰不然舍此無策盍早為之父追勉從之試問之邨翁邨翁曰此有某人無子數令我尋訪溫良賢淑之女今往言即諧矣果如翁言父於是得錢三百千葬其妻畢悵徨未忍舍去女既歸富人富人大喜入其房不敢作憂戚色乃強笑語應對詳雅富人自覺非偶語言進止若震驚皆失其常度躊躇良久乃告其妻曰女非常女也吾疑且懼翌日見女以素帛總髮問之則云貧故也使易

之女又僂佻為易終不言其喪母也富人即呼邨翁究之翁具告焉富人曰吾固疑之矣即日昇還其父驚以謂背券約而取金馬須臾富人亦至謂父曰初不知之也今以女還父且再遺二百錢云他日仕宦來此幸相覓也於是父子拜謝之富人歸夜夢人若相賀者曰汝不當有子以近日一善事所感當得三子妻亦夢焉未久富人果生三子富人姓王住福唐城東福唐人謂予為瓜謂拳擊為蟠富人一手拳擊鄉人呼之為王蟠瓜

晉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也對曰水中有岍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晉武帝時果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

漢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家

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許步勿
反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
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
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閭門以告隣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生亮亮
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皆王於吳

魏任城王章好行陰德時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皆收其骨葬之及王
薨喪出葬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王之仁惠及於死者故精靈以
之懷感焉

宋許教授知可毗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
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
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
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臆舟平望
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醫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
五思之不悟其意姑記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祿遂陞

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

晉許遜未為旌陽縣之先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洎遜
莅事日乃以靈丹點瓦礫化黃金令人替瘞於縣之後圃一日籍民之未
輸者咸造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力役於後圃民鑿地獲金得以輸納故
免逃竄之憂悉按堵隣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縣邑
戶口增衍人物富庶焉後以陰德所致得道成仙遂白日拔宅上升

唐李珣廣陵郡中人也世居城市販糶為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
五隨父販糶父年老珣繼之人與之糶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
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
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
雖官司以春秋較推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
為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
助耶後父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珣出相節制江南而
珣以新節制同姓名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脩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

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廣陵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廣陵官屬詰之亦皆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珏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欽事朝夕恭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度拜以問寬所備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備遂具敗糴以對珏再三省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遂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軀健異常忽告童子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無疾

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屍已解矣

漢周義山字季道汝陰人也丞相勃之後父祀陳留刺史義山年十六讀書外常以平旦日出時東向嗽咽服氣百數經年父問之對曰義山中心好此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服之是歲陳留荒多飢民義山傾家財以濟之有黃泰者元鳳中寓陳留着敗衣賣芒履義山見之曰聞仙經云仙人目方面光密奇之使人買芒履常以金帛著物中陰以與之泰後詣義山義山延之靜室泰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感於我是以相詣吾中嶽仙人蘇子玄也義山再拜膝行而進自陳少好長生今靈啓神降得接聖顏乃請乞奇要仙人遂授以長生之道後義山為紫陽真人白日昇天

漢劉翊字子翔一云子相頽陰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而不以為患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停帶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連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為翊後到頽陰還所假車翊閉門辭却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急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

鄉族死亡則為殯殮歟夫則助其妻妾獻帝遷都而京舉上計掾爾時道
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
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次仍以馬易
棺脫衣歛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之一日
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陰德感通天神太上特嘉子之
用情故使我來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能隨我去不翊於是扣頭
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
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度名東華為右理中監
晉殷文祥一名道荃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荆
州時多疫癘無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即施
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
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眾疑其妄明日遽辭別往甘露寺北崖遂
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周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能消灾除病以藥救濟百姓服者立愈

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一日與
妻賈氏共載詣于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
人皆朱衣仗矛帶劔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
也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多有陰騭老君今遣
仙官相迎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
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冊玉字授羲碧
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
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以語羲家子弟遂數百人求之不知
羲之蹤跡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
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祖相傳有祖仙去竇太后疾嘗遣使請羲
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五代居士郭智泳州平遙人也為人淳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行陰德鄉閭
高之其父嘗曰起家者必此子夫無何有白犢之戚居士處之自若也其
妻何氏憂之忽夜夢人告曰若無憂起家之事將自此始遂投以金文一

快何發而視之惟焦僥兩子御史嚴叟八字而已明日以告居士居士莫究其旨會宋興太祖太宗削平僭亂河東底平朝廷以河東負固最後歸化遂遷其民於河南居士既至河南數月忽有窶者款門其容甚瘁已乃箕踞而坐曰與吾取水居士呼從者進之窶者怒而起曰飲長者水而不能親授乃使從者進之乎遂不顧而去明日復來索水居士蹶然親起而進之窶者亦不飲而去如是者三居士之意愈勤不少怠也窶者曰此子可教即探囊以藥一瓢遺之曰用此藥可愈子疾居士拜而受之既用之其効若神居士以衣一襲為謝明年復具冬夏時服他歲亦如之數稔朝廷復其民居士將有河東之行即奉弊以別曰今朝廷詔還得奉先人立壙固厚矣然不能從先生方外遊斯為不足窶者歎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郭君之賢者於是始以方授之居士尚未神其事也後至平遙之初夕夜未央忽有呼居士者居士念曰吾方批此寧有識之者耶意甚疑之倉惶未有以應俄見紅光如線自外透入須臾明照室中秋毫可數又見一異人頭出屋極間大約數斗目圓而碧光彩射人居士驚且走異人曰若

無恐也吾即河南之窶人爾若尚能記汝昔日之夢乎即河南相會之言也向所遺書切實之言訖忽不見光亦漸斂居士因悟昔八字云焦僥者小人也小人尔字兩子者二人也二人夫字御史直人也直人值字巖叟者山人也山人仙字居士自是方神其術後有目疾者無間遠近咸被其賜焉先是居士之祖以子孫不競今日者筮之遇坤之謙日者喜曰是殊遇之卦也夫坤順也衆也謙致和而卑以自牧也六爻無犯而三為陽陽為德為報為明其於人也為真仙君之子孫久將蕃盛上下協睦六世同爨乎及三世將真仙三者八之牡也逮八世亦然君其蔭之至居士果有河南之遇居士孫曾壽從兄弟七人家百餘口尚同爨而食竟如日者語初居士與交巽使君樂郊居遂卜居於平遙之東人景暮之相繼而居者百有餘家遂成里第人因踰其居曰冀郭

晉沁門安慧少無怕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頌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

細書黃練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養胡氏過江膏經自隨後為火所逼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

五季時鄭屯田建中居安陸賞銀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獨舍繕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侍郎有五子長曰猶皇祐元年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敷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昔有五百賈人入海採寶內一人善知兵法怕為寇盜欲殺諸人謀取其寶還問浮提爾時有人名曰大悲衆中導師夜夢神報此有惡人起不善心殺五百衆取其財寶此五百人皆不退轉菩薩惡人殺者墮入地獄汝為導師可作方便令彼惡人不墮地獄披五百菩薩可得全其身命爾時大悲如是思惟更無方便唯有除此惡人者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

我若說時此五百人當生惡心殺此惡人彼諸人等皆墮惡道大悲思惟我今當自殺之雖百千劫墮惡道中受地獄苦我須忍之爾時大悲生哀愍心作是方便吾護五百人故害此惡人即以積矛刺殺令諸商人安穩得還善男子導師則我是五百賈人則賢劫中五百菩薩當此劫中得證菩提我行方便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

昔梓潼帝君自言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為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如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雋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幕戶黃雲迷野居處地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群書夜避衆子自笑且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者則余嗤而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謗之而有袖我為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或夢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漕自恠而不甚信為吉兆後三農慙旱嘉禾無魃舞雩祝神怡然無驗余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街牒河伯而驚魂尤

恐惶不能忍爾之時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徙居
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孝子名亞吏曰奉帝命促于余曰家人何如吏曰
先到詔所余惶懼未決吏揖請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闈風雨聲中頓失
鄉地到一山連劍嶺而撐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區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
門有數石荀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
又曰君記周室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
吾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若可尋
方而題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
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在其間

昔有小國去城不遠有好林藪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六神通
有一沙彌華云慈年始八歲共在山中各一面坐思惟經道師知沙彌命餘
七日在此亡者父母謂吾看視不快使其命終必懷怨恨即語沙彌汝父
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
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壅土決

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遙見之恠其所以七日應死今
何因緣得非鬼神化現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至稽首
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
德師言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
報即更勤惰精進不懈得阿羅漢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
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
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
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
封裹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
言曰小弟家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請思邈以別馬載之
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
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端正美貌人衿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
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

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見道者榮幸足矣
俄傾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
兒癡疾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許此何所也及見左
右皆闈人宮妓呼袷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后妃心異心替問於左右曰此
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僚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
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
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
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
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以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効後著千金方三十
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
時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
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評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
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
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

避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
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
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
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此
人之常數也陽用其情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
則生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而為焦枯冷發乎面變
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
流飛此天地之疾疢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
疝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
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道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
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所愈之疾天地有所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
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趑趑武夫
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智之圓也照隣曰非君則不聞是言矣蓋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

勝紀高宗後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辭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脩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宰之真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屍解矣

唐呂志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好脩陰德專以藥石濟人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常荷二大瓢經錄道具皆貯之後居高山石室甚隘一夕致醮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有神人授以金簡曰上帝以爾累世脩德行善特召爾掌仙籍其夕屍解

蜀巫山道人黃萬護為好濟人勤懇不倦遂感神人授以道術所濟無筭蜀主王建嘗召之鋪草薦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後得仙而去莫知所之

唐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樂博學彊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既擢第於終南山于午谷茸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思

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帝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帝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不得接近每夜聞室內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至二月二十五日正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

晉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密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嘗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冲天脩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矣

晉周暢性仁惠和為穆帝時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葬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

漢幽州刺史趙熙少有善行常濟困窮救王惠等族誅行陰德數十年熙得詣朱陵其子得遊洞天其女名素臺為易遷宮夫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野山澤以自足熙父子所以得至此者皆源陰德之功

唐譚峭岩茅山道士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剡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德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途以賑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不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恆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話隋煬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父事之授以丹訣符術而不能其妙但陸擒兇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不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

昔王老坊州宜君縣人居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其妻亦不倦一旦有縵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

甚狎俄患遍身惡瘡王老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逮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之精潔釀酒既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而顏復少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以君有陰德濟世吾故言之徐看所釀之酒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欲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彩雲如蒸居舍草樹全家人物鷄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猫鼠棄而不去風定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晉周廣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好行陰德見人之貧窮困苦者必濟之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剪精邪之法專以救民疾苦為事聞許真君在旌陽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以濟生靈始終不怠乃就宅西百餘步間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

與曾與國同蟒龍車白日仙去宅號宣昭府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
晉時荷字道陽少脩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因
能却寐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調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
迹惠帝之世聞許真君仁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
之授以祕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
棲真君侍側功成行著以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冊導從昇天
晉沛郡施岑字太玉祖朔事吳自徙居九江赤烏縣岑狀貌雄傑勇健多
力弓劍絕倫尤善治療之術專行濟利許真君初領徒誅海昏大蛇會鄉
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真君納之與甘泊武
常執劍侍左右真君念太玉陰德甚厚所祕經典並以付之寧康二年十
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
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

晉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好行陰德遇異人授以道術頗行治病病無不
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一條八尺布帔敷地座不飲
不食須臾病愈即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呼召之皆見其物
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迺斬之燔燒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
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嘗一夜大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
杖擔此篋將出行雨不沾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常見兩炬火
導前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
擔篋發之中有古竹黃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
良久遙辭去取三黃皆內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遙語遙曰卿當
早來何為久住俗間遙荅云我早晚來也遙還家百日許天復雨遙夜然
燈火莊嚴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之此夜皆取着之
目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
少蓋已為地仙矣

宋梁母盱眙人好以陰德濟人舍逆旅于平原客未宿者任還錢多少所
得施諸貧寒嘗有少年住經月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至元徽四年馬耳
山道士徐道盛於蜂城西遇一青牛車見一童呼云徐道士前去車三步

許止又見二童子着皂衣絳裏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梁母今太上以我有陰功召我應過逢養我心憂勞汝為我謝東方士女也言訖遂馳車騰逝極目而沒道士還逆旅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延平門外有莊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惟好施惠務行陰德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云以賣藥為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曰是往來宿於裴子舍數年裴無倦色嘗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窶而能恭謹不倦於客實長者必有大福今為君致少財以備數年之用裴謝之老父遂命炭數斤坎地為壚煽之命取小甄瓦如手指大數枚燒之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變為金矣約十餘斤遺於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三年之蓄矣吾去後君家罄盡當復來耳裴氏曰問其居云復當相示焉訣別而去裴氏貨其金積糧明年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至太白山西巖下有大理石左倚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石開乃一洞門內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

入初猶暗黑漸即明朗見城郭人物內有宮室堂殿道士玉童仙女無數相迎歌樂諸道士或琴碁言論老父引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留住一宿設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歸老父送出洞遺以金寶謂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當相接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之亂裴氏全家西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之復出兄弟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皆壽考

唐劉白雲揚州江都人也家富而義多以財濟人務行陰德尤喜脩行之事忽於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樂子長謂曰子陰德甚厚天錄仙骨流浪塵中何也曰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子長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乃一一指摘次第教之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端於襄州隔江一小山化鸞鶴數千飛翔其中結紫雲帳陸天神侍衛連月不散節使于頔疑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帷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穢之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少頃白雲遂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上蹙波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

曰我劉白雲也元和中桂州觀察使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
曰暫往湖南即於鍾陵相見辰發靈川驛午在湘潭縣驗其所行頃刻七
百里旬日王遜除洪州白雲亦來相訪後於江都值樂真人曰爾周游人
間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經今授於爾可選名嶽服之以登雲天軋符中
猶在長安賣藥人識之蓋不可親矣

隋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少好道法見貧窮飢寒者必與之以衣食又建
橋脩渡以利涉往來雖罄其貲不以為意人或謂曰君貧無自苦也靈護
曰陰德莫大於濟人吾聞有陰德者必有福壽吾安得而不為之因過岳
麓夜遇鄧真人語之曰子多積陰功吾傳子火鼎之術唐太宗貞觀二年
泝瀟湘禮法主行法驅邪鄉邦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
術化黃白而外鬻之脩造觀宇為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為法主皆傾心事
之五年建尋真閣六年壬辰桂州鑄銅鍾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
敢扣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
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

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是夕遂尸解

梁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秉志濟人精通醫藥所利濟甚衆又學十
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居山忽雷震有一白衣人謂千韶曰君陰德甚厚
道備仙籍當在人間後使鬼神今神人降俄有真官降部使鬼神執簿一
卷謂千韶曰天命授君神將吏兵以救世民千韶開簿請召即應作法救
旱潦以符救病咸通十一年遊濠州刺史劉昉中風千韶以三符貼於肩
脇曰驅風從足而出三日果愈不受謝而去隱於西山為地仙

晉趙尊師者遂州人誓以濟人為務有異人重其陰德授以道術因善後
使山魃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百里絕無妖恠鬼物為人患者有民阮瓊
女為精恠所惑每臨夜梳粧似有所伺必迎接言笑召人醫療必先知其
姓名瓊乃奔請尊師趙曰不勞親去乃以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其符
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水墮地然燭照之乃一巨鼃死在地
符即不見女乃醒然自悟又與一符令女吞之自是無恙而朱書大符却
歸在樓矣後竟仙去

漢周曼友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
尹河南時遭大旱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萬餘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
兩豐收所行多是此事太上特以暢有陰行令曼友從南宮受化得道成
仙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好行陰德常携一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濟
人貧乏如此經歲餘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
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君主也旁列藏府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
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
求不使枉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而內輔之藏府雖有疾不
難療也外之邪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
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
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像國家任人也
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以
至於良醫無措名藥不効實治身之不得其道故也悲夫士君子記之忽

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吞之謂人曰老夫功已滿
今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

宋段瓌切質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
則奮辭而前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標瓌挺身
持金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諸處大旱斗米過千
錢瓌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為粥以食饑者賴以全活不可勝計後忽厭
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
不久天帝召我人以為然經數日陞樓鳴鍾歛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
所居惟弊衣履存

宋樞密使盛文肅公度脩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肢體猶溫故家人未敢
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追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一
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諗以同姓名而誤追又言公前世陰
德甚厚今世未盡食其報遂歷告公以將來所歷而亟命公還既而復行
田間遠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也喜揖盛曰

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草草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屬語沈之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棍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遺物偶致於此旦起忘之謂已遺失故不復索也後文肅公所歷一如主者所言

宋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有陰德不作罪業便再為男子遂去市人畢瑄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為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月數未滿令且回去云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

宋處州有老叟住大溪傍一夕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丈餘且甚懼臨門呼曰活我當厚報叟曰此不難也即引手撥龍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風大作波濤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掉漁艇往拯救

之已昏不能言叟喚兒童榮掖以歸寘於室為然火燎衣具飲食良久乃蘇云吾乃張體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嘉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吾莖魚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歡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之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謝

昔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林邑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哆國復有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華云過地也捕得一龍女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欲作何事答言我欲殺斃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賀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去龍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看所向到一池邊龍女變為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宮當報大恩商人答言汝等龍性卒暴瞋慧無常或能殺我答言前人繫我汝能力救彼以受布薩法華言淨法也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小住此中我先入攝切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問言汝為何事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為離車所得

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當索問浮
提云云即州七人問食龍女拏償已便即呼入坐寶床褥上龍女白言今
欲食何等食答言欲須問浮提人問食即下種一食問龍女言此人何故
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答言要當殺之商人言汝
放彼者我當入耳白言不得直示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問言汝
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法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五生時龍眠時
龍媪時龍瞋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搏身復問汝欲求何等
答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
脫者脫汝可就出家商人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龍金
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行泮先至
語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者屬宗親聚在一處悲號啼哭時故
救者及取薪草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喜出
迎入家已為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
盡壽用之不可盡也

宋時有日者善貧窮問計於得道者答曰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
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
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陰德故今生受之况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
者耶

宋王和叔蜀人善醫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求者如市有得道者謂曰揚
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生於彼處受福

宋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
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
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君年促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
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
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
脩捨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君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
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脩整用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
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五世昌盛

宋張師中秀州人父仲淳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
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陽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抱
疾甚困憊投宿于仲淳仲淳詢其未但畧言其名氏鄉里遂不能語而斃
仲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于護尸持金而歸復指贖經營
葬之是夕仲淳夢其人謝云公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故遠來託公
以死公待我以息如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後舉進士第登朝
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世為宦族

昔山南道中有二道者一人負畚鍤脩路一人空手立但見負重之人即
替之負三二十里人與之錢便走不受如此十餘年二人一旦同往邛焚
一人善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或歌或舞在闌閭中數日上州南白鶴山
上人隨看之舉身凌空旋有雲霧生足吹笛撫掌冉冉而去

宋時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
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
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宋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幼沉寢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
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
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捐財資遣又故人卒貧甚
其女為婢於人道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後知魏州歲蝗災民歎道
不候報出官廩米振之又設粥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
以濟所全活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上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謂
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後歷官刺史年六十四論者以為公陰德所延
也

嘉言

儒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民
固常懷懷于有仁○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固後艱○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無依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假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行

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愛民者必有天報○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日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待同僚如家人視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釋不刑不罰感德德化○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出一嘉言則士民悅

服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為民父母當務仁化恕已育物危命濟衆○視民如子民奉猶父○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惟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人之教省刑而慎獄○道盡力救民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為吉人○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以政教化者易而必成○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去心志省刑罰反清淨物將自正○善為政者積其德德積而民可用也○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聖人曰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政有得失見於灾祥隨事而應固有差忒○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吾道不窮○正刑脩德去私戒盈百福日至矣○法正

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感應

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幼習魯詩為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
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崇守令不能決恭為
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者牛主訟於恭
恭令歸之再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父老涕泣留之
亭長乃慙悔還牛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
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遣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
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遂歸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
後拜侍御史年八十一卒於家子謙為隴西太守謙子旭官至太僕
漢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稱為道儒初辟丞相府
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知其

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
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性不好爭如此後遷密邑令勞心諄諄視人如
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太守按行見
乃服之後遷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
攝以病自免不仕光武時復徵拜議郎遷廣漢太守有政績時陰氏賓客
在郡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迴避光武嘉之嘗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
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賀曰大殿者
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
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哀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徵茂為
司徒在職清儉匪懈年七十二卒

漢楊統建中初為彭城令多有美政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
庭時大旱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即時降澍後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

老年九十卒子厚為循吏有名

漢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二十餘補辰陽長人皆安之遷上蔡令多政績拜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托江淮之有猛獸猶土土之有鷄豚今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言虎相與東游度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間多蝗螟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百姓頌之

唐羅珣會稽人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珣下令止之捐已俸給藥以濟貧者民皆德之又惰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芝草生於庭白雀數十巢於坐側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帛服尋遷京兆尹轉太子賓客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祭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王之有天下除虫蛇惡物之為民害者今天子撫有四海愛民如赤子命刺史來守是邦尔鱷魚乃據食民畜能以肥其身與刺史爭為長雄不可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不然是冥頑不靈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人感公之德初潮人不知學公興起學校由是多士彬彬政教大行後召拜國子祭酒長慶四年卒潮人思公之深立廟歲時享之

齊張華原公直有信行為兗州刺史下車之初獄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重罪者數十人各給職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為政化所感卒于官州人大小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

隋辛公義隴西狄人也為岷州刺史有善政及民合境之內呼為慈母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曰露生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人服其明後有爭訟者鄉里父老相曉示曰此蓋小事何可煩勞使君訟者多

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
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前就其所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
之音仁壽元年轉揚州道熱陟使所至多有政績

隋豆盧勣字定東周武帝時轉涇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
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涇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
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
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
姓曰號其泉為玉漿

宋范大錄初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窶甘心焉中年
無子因逐監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二子一為
郎官一為提舉諸孫相繼登第餘以恩授官者甚衆後大錄追贈正議大
夫人之虔心可不為子孫計哉

宋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後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
知禍福徽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

宋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不敢棄法受賂讞獄多所平反後遇異人入山
脩道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

宋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
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
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與吾當任汝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
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
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
公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
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為一時
聞人

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求珠自入一夕珠
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至教化大行一年後去珠復還

漢劉昆為江陵令有德政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大雨反風火遂息後
遷弘農太守虎渡河土去詔問之昆曰此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知卿

有德以感之耳尋加遷擢

漢劉文饒名寬少好道舉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救寒困民悅之如父母後為司徒太尉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於寢室授以投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又受以鑪火丹方脩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師上侯主始學者

宋仙井監蘭池鄉民鮮于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惚不知人見三青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三白衣者嘯於梁上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蝮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述來故述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傅令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馬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述平生脩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遊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乃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

上王王書其後曰放還述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述又拜而出至大樓閣下壁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魁妻子正哭泣且攬將欽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未曾讀佛書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嘗為夔潼漕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斂為先務虞專意惠利及民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德政亦然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脫坐客曰古佛俱未吾亦歸矣子允文旁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述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亦其平生為政公恕有德以致之也

宋張逸字大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後徙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謹愛民如子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縣東南有松柏灘春夏暴漲多覆舟

逸禱于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以樞密學士知益州所至有美政人以為神

元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為淮安總管府判官不務苛刻人頌其德政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曰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之已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詔褒美之

元田滋字榮甫開封人公直有德行居官以廉能稱累遷浙西廉訪使屬縣尹張或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而泣滋疑之明日齋沐詣城隍廟曰張或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祝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歲於鮮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詰之成等不服日出火中誓狀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曰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久不雨民飢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黔黎到官果大雨歲登民悅公之德卒于官封開國郡公

元卜天章字君章洛陽人皇慶初為歸德知府興學校復河渠河患遂息民賴以安改饒州路總管民飢即發廩振之僚佐持不可天章曰民飢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竟發粟賑之民賴以全活火巡燒饒之東門天章具衣冠向火拜勢遂息鳴山有虎為暴天章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地素無冰天章至始有冰人謂其政化所致云

元觀音奴居新州泰定四年進士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街寃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訴立為剖決亳州有蝗食民未觀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後陞

都水監官

元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禱城隍神而使

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螟生民皆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飢人相食出俸米食

之病者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下而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
祝之有青蛇蚺蚺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嘉言

儒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刑德合於時則
生福詭則生禍 欽恤庶獄務在於寬 為官刑獄為要治獄寬恕為先
○刑主殺德主生則脩德莫善好生也 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 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 不
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
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 刑者聖人所以愛
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釋普斷諸暴虐刑獄皆止措悖獨悉安隱 以法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
責應遣者遣治以正法人民安寧 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脫刑罰不中也
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 議獄緩死膏火肆赦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

盡矣

道誅者不忍罪之當也 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
而不通有陷於不平者乎 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平而不阿明而不苛
垂念寃結務從輕刑治獄稱平

感應

漢于公東海郟人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凡犯法者于公決之一無枉
曲百姓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守寡侍其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
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恐我累及孝婦柰何若無
我則必嫁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官婦殺我母吏捕孝婦下獄孝婦自誣
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不嫁何肯殺姑太守不聽于公
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曰辭疾去太守竟論殺之郡中枯旱
赤地千里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其咎
在此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冢曰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大收郡人以此大敬
重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話中于眩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宋王縉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前遥告縉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皆當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後果如其言

宋歐陽觀廬陵人文忠公脩之父也有學行嘗為泗綿一州推官留心於獄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鄭氏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文忠公纔三歲回顧乳者方抱之立于旁曰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文忠既成立夫人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厥後文忠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宋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宦捧不妄施務從寬恕一夕夢神語之曰爾能慎刑子孫必昌後其子十八人登仕版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恚歸番嘔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劾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船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真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管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辭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青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辭聞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魁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

實保明病已愈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焚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丰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

漢盛吉字君進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冊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廷樹忽有白鶴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宋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蒲江捕盜不得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稹辨其冤釋之天久陰雨忽晴霽郡人歡呼滿道後進位少師

漢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弘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和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過客車騎覺而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盛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鞠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筭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筭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首自比干已下累世為名族子孫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漢袁安為楚相會其王坐事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辨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宋崇寧間孫立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公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曰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公并欲盡斬之公持不可謝以語侵公公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公抗拒公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公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公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公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未明辨曲直公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蓋神以公平生正直不欺故先告之其享報也宜哉

宋楊提舉初為越之錄事參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棒趕賊一打仆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苦遂縛以木刀擊之因而致死其保長自認打殺更不抵諱獄具公曰閱案驗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公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獄吏力爭以為案已圓成公執不聽遂追元捕賊之人問果得其情及索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於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公像供養以祝壽後公二子登進士第官皆至大中大夫夫人謂公陰德之報云

宋紹興乙卯鄭承議為越之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打西興鹽場草鹽司申請朝廷降黃榜止約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為鹽亭戶殺傷四人統制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於是贖金囑案吏止作回言氣鬪殺亭戶八人皆合償命案成知縣已簽訖次呈縣丞公乃詰案吏曰黃榜在前許人格捕殺之其罪甚輕今若作鬪殺結解是本縣先自拒黃榜解狀即不得書我名街案吏惶恐謝罪而去有頃復到曰今歸寅夜通換案卷依元情結解乞賜息庇勿令知縣知次日貴到前後通易作拒捕結斷止留知縣判差某人與官押數字而已亭戶八人到府各杖八十放歸八人還家日焚香拜天祝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公長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富盛過於昔時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叅儼

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按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
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
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欲其妻而妻之父母亦
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函行之二倅起揖公曰
公仁恕如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
手捧天者再後果授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子孫蕃衍充滿要途
宋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登進士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吏以
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
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謂公宜大顯貴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嘗守青
州時山東旱蝗自青齊及境過風退飛墮水皆死後公登二府子孫俱貴
宋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姪
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伯長因龍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隣有郭榮
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氏日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

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常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數
每戒其徒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重則罪者
何所赴許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誨之曰若區區為此乃
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
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為之解釋嘗為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
誣良善以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
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
語眾覩以為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至一所穢
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脩長謂
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
汝今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
遂乃復甦袁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
曰信乎趙佛子乃獲陰報也其後族人曰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始
末回復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

享生三日有一道者丐於慶之門慶曰延入不復詢其姓名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而去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京師號為世族

晉須縣令甚平恕民有姚牛者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嘗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縣令深矜孝節未忍遽決之既而遇赦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趨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跪曰民姚牛之父也感君活牛故未謝因忽不見令歎曰吾平生未嘗欺心妄行凡人有罪者必原其情以求其實今見是翁所云其報我者厚矣即罷獵而還愈加公恕

嘉言

儒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逆○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于孫○恭儉畏忌必蒙祉福○克儉節實弘道之源○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剩貲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踈○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救奢必以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唯儉可以助廉○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約於今者必有重報於後○恭儉福之興○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源○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成家之道曰儉與勤○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言不

可道盡○身被一縷常思織女之勞日食三餐每念農夫之苦
釋卸身時食清淨自活○抱素儉約德逾高範○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
量○散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鹿衣惡食約身守節○蔬藿是甘
無求滋饌○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
於是生焉○量腹而食無所積藏度身而衣不求餘長○金玉不貴惟道
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我今有一襦非羅亦非綺夏天將作衫冬天
將作被冬夏適互用長年只者是○為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
由漸被他催斥○過費行廉耻以節之○節食養胃清心養神口腹不節
致疾之目

道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見素抱朴
少私寡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
在於去驕○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
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取與有節出入有量○遠聲色薄滋味養形
之道也○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儉則廣損則大○福生於清儉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無所誘慕精神內固○功約易成事省易
治求寡易贍○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
○知足者不以利自慮也○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不敢驕奢故能長
久○外得失之禁辱割厚生之脂毒○恬愉退靜獨善守己○儉節則昌
淫佚則亡○澹然無極衆美從之○衆人重利庶士重名○官上清約則
人富官上奢縱則人貧○清貧常樂濁富多憂○過情閉欲以義自防○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鹿荼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
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有福莫享盡享盡身貧窮有勢
莫使盡使盡惡相逢○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圖爭似隨緣節
儉

感應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自奉儉約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巨石重
之中流風波橫作一時同泛者率多漂溺惟有績舟安流無恙舟中一人
假寐之際如見神人往來舟中若護翼者且戒舟人毋有恐怖舟中使君

持身清儉不以一毫干擾於人行通于天所至神人護佑之故特未相報也既覺言之果獲安濟

周河內張奉字公先少時名激子恬淡寡欲其妻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復成室家後棄俗入剎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觀其自奉清儉有仙資授激于九雲水強梁鍊桂法後脩煉得道登東華宮領九

宮尚書

漢龍伯高名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從仙人刁道林隱處方壘師之鍊君得道成仙

後魏高允字伯恭博通經史志尚清儉累居顯貴不改貧賤草屋數間布被緼袍朝夕所食鹽菜而已一夕其子夢有神人告曰尔父清儉舉世寡儔天帝特命賜粟千石帛千匹以旌之數日元帝幸其宅觀允所用歎曰古之清貧豈有比乎賜粟帛一如所夢之數

唐杜黃裳為相自持清儉人不敢干以私時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送錢數千緡并禮車一乘亦直千緡往與黃裳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中出從婢二人皆青衣禮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初黃裳微時窮約安於澹素廉介屹然嘗過山寺寺僧恭禮甚至黃裳素不識僧怪而問之僧曰夜有司土神告我明日杜秀才當過此此人雅澹持正他日位至宰相身致太平不可慢忽以此知之黃裳不谷而去後十五年果登相位

唐盧懷慎清謹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飢寒而為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惟一布囊耳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慎卧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即以席蔽焉蓋璟與從愿皆懷慎所器重者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俎而已此外蕭然無辦回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主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廉潔蹇進而謙退

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馬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曰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曰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曰為罷獵憫其貧置即以繖帛贈之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導少好黃老術每日食不過二食味衣服不華飾曰病謂妻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殮服但取今者慎勿改易及導卒男安護欲奉遺旨妻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且不忍依其言曰別製四時服而殮後一日家人忽聞其棺中呼安護之聲數回家人一時驚懼疑其反生即啓棺導已開目遂扶起卧於舊寢曰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目自悉解其衣服投於床下謂男曰復殮我故衣又曰但安於棺中後三日看之若儼然即葬如目開即重生也如戒後三日安護乃啓棺却見開眼家人等皆驚喜扶出遂生謂男與妻曰地府以我平生脩德惟務儉約無奢侈之失故兩次放我還生今更增壽二十五年并加以官導後果為達德令壽筭如其言

嘉言

儒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謀道不謀食○仁者以財發身○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清心寡欲增厚福基○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無耻○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知足則樂務貪則憂○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

釋不貪人財是故富樂○知足之人雖貧是富○少欲之人無求無欲○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勿貪麈弊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斷絕貪欲乃得滅苦但當作福以求道真○離欲及貪愛定成天人師○終以不貪賢者識真○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

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積藏之累○攝心守正泊然無想此最為樂○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利不苟貪終禍少事能常忍得身安道大盈若冲其用不窮○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貪鄙不生忿爭乃息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知養生之和者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耽玩靜真淡泊守固○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財不貪無所害酒不貪無所觸○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感應

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

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五十乃始仕州郡後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道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尋拜太尉年七十餘卒遺令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朝廷嘉其忠賜葬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塋十餘日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來止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下詔令太守具中牢祠之時人立石象鳥於其墓以昭其靈感子孫世為顯宦

宋呂蒙正字聖功未第時甚貧嘗讀書僧寺中所居之室夜常有光僧以

為蒙正之祥禮待甚厚蒙正亦自數見光不以為怪夜夢白衣老人指坐榻下語蒙正曰此有厚祿君當取之既覺了不留意一日鼠穿榻下地榻沉陷焉蒙正躬治地安榻見黃金一器白金二器在下蒙正覆之如故不取之亦不言也後登第累官至左補闕知制誥僧求施錢營造佛寺佛像蒙正曰故時榻下有箴可副所需僧往發之資用悉充乃大德蒙正每旦於佛前焚香祝之願蒙正及子孫世世顯貴後蒙正果登宰輔子從簡惟簡承簡行簡務簡居簡知簡皆為顯官其家世世貴顯不絕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于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回雨墮陷得錢盈缸奴婢喜告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後皆舉進士第景讓官至太保鄭不貪婪而三子鼎貴天報豈啻哉

唐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授慈溪令在官清廉有守忽夜暴卒為地下所司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說地獄心甚悽然曰嗚咄悲涕曰乘云母老子幼漂寄異域奈何而死乘曰冥司善惡之報甚公以君平生為政清謹不欺心貪財當不至死宜暫見王問則具言之必嘉君之行慎無自若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儉約自守未嘗非理受財王曰吾固知之但公壽數當盡故追至此今嘉公立心清慎宜增壽算可即還家頌再拜辭去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原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聲叫云秀才秀才使我來去送迎如是獨不解一言相酬行十餘里至一石井遂推頌落井而活自是愈加廉謹歷數任年七十無疾而終

唐衢州范元之素貧篤志讀書盛夏浴于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失此者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旦父子携於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

者反謂其不能取銀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曰自歎曰吾平生安分不貪豈可圖他人之財以厚於己而污吾之名哉識者賢之是年其室產紫芝數莖光彩燁燁人知其為祥瑞也明年父子果登第歷十二世皆為郡守

宋葉丞相夢鼎淳祐戊申知袁州仁慈廉謹任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綵旗有一聯云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

隨從吏人挿於歸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衆見直上雲霄在空中飛舞亦不見其墜此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宋楊中奉存吉水並塘人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卧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南一巨商某姓名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言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處處物色之至息邨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往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歸汝商曰如教公詣府

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矣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廉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不渴又易茶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梓去窠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賚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在京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

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蘆山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衙校於蘆前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蘆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脩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有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纔諧忠良毀敗善類不問

悉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力辭曰既某欲之前日奄為已有泯默不言矣商不能強乃指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為公祈福有彩雲天花之瑞衆皆謂公之德所感也是年公出焦蹈榜下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宋劉留臺少極貧專事遊謁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未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災况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是以還之人皆歎服其義忽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平生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劉曰非其所敢望也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宋樂平東閩民張五郎淳熙七年有親戚從假質物付以一金釵過期不

反張自出錢往贖輸息未足還家遣婢雪香持所欠取之既得釵半途登
廁慮其墜也插于壁間溷畢而忘之行百步始覺亟回適一弓手往來其
外即就索焉拒曰未嘗見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此係陪錢取典已自
恣躁更將原物失去必謂我與人有私以叙與之將痛責我循至死地未
可知也遂往趨水濱弓手懼其赴水遽呼曰我實獲釵本喜為橫財今乃
令汝就死我不忍也即以還之婢歸言其故張歎息語其妻曰雪香服事
十三年矣無分毫罪過若因此自盡可謂至冤不如分付與人作一段好
事妻以為然併與釵以嫁十里外結竹渡邊民王二其婦懷弓手恩恨不
問其姓名尚能略記其形狀經四年回往溪頭挈水渡船人已滿載中一
人絕類弓手者近而扣之信也邀還家其人辭以文書有限若遲一渡便
阻五里不可相從婦力懇請與俱行船即離岸婦及家告其夫方相與啜
茶間忽聞渡所呼噪喧厲出視之船屬中流而覆溪漲正猛不容奔救溺
死者凡三十六人惟弓手獨免

宋南劍人林積者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席間有物逆其
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又其中得錦囊實以玳瑁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
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云潯陽周仲津林曰此人心復至幸今來上庠相訪
汝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仲津果以失珠物色至蔡邸主人具以告之乃
趨上庠訪積求之積驗其珠數皆相符合悉心歸之仲津選大珠數十顆
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孫世世富貴
後積登第官至太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其家遂世世簪纓不絕天
之報施信可徵也

宋郡君李氏有賢德嘗有貨珠于老媪李氏携珠于至既去遺珠于在地
郡君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
詰之曰向時所貨珠于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曰憂
愁感疾幾不能起郡君曰珠于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
願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之金不受忽微疾夢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
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遂誦大
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尔歸矣一吏持

大簿書至某偉人曰記得還李媪珠于事否郡君日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無貪得之心此可尚也偉人即命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宋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在闌中女奴力勸置門闌上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乃遺帕裹在闌傍公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婦人號泣而來公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婦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鬼神必監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遂再拜去公明日又見葫蘆生生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非某敢量也來年果及第後位極人臣